

# 上野千鶴子救不了中國女人

黃瓜汽水，虎嗅青年文化組，2023-02-27 <https://m.huxiu.com/article/806365.html>

本文首發於虎嗅年輕內容公眾號“那個 NG”（ID：huxiu4youth）。在這裏，我們呈現當下年輕人的面貌、故事和態度。

或許連上野千鶴子也沒有想到，一次“賣書巡演”竟然在中文互聯網掀起了一場關於女性主義的風暴。三位北大女生站在漩渦中心。

我們無意於在整個互聯網幾輪口誅筆伐之後，再對任何人踩上一腳；也無意於聲援支持任何人的立場。如果能站在更寬廣的維度觀察，這場風暴的意義，或許是一場屬於中國的女性思潮的序幕。



## 1 繩子斷在哪裡

“北大宿舍聊天”系列在 2022 年 3 月更新第一期視頻時，各大平臺都頻繁出現這三位畢業十年的北大女生的身影。

“存款、事業選擇、婚姻、原生家庭”——這些本就在媒體世界的選題黑板上被反復書寫的焦慮元素，加上“北大”的光環，讓該系列第一期的播放量在 B 站就有 290 萬，在全站排行榜最高達到了第 77 名。

評論區四面八方湧來的觀眾，拜服在高學歷的光環之下：果然，北大的姐姐說話這麼有邏輯；北大的姐姐頭腦才能如此清醒；北大的姐姐拯救了我的焦慮和迷茫。

“一開始我只注意到了七位數，越往後看發現，價值遠超七位數。”

“如果你和一個剛認識的人聊天很舒服自在，那麼這個人的學識見識一定是超過你的。看了這三位的談吐真實的感受到了。”

假設大眾的頭腦中對北大精英女性有一個模糊的形狀，那這三位女生幾乎完美還原了“在中國社會一路拼殺到塔尖的知識分子該有的樣子”。

通透、高知、精英人設，讓她們佔據了巨大流量，通過 B 站獲得了與啟蒙全體東亞女性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上野千鶴子對談的機會。

一開始，人們期待這群精英女性，可以在臺上與上野千鶴子來上一場精彩的“中日女性知識分子”碰撞。

視頻剛剛上線的時候，根據網傳截圖，她送給上野千鶴子的標籤是“假如 75 歲奶奶說真話：戀愛和生孩子，做了總比不做好？”在那時，很多關注者就從標題中感受到了隱約的不適，似乎這與期待中的學術對談不太一樣。

點進視頻之後，一開篇的問題就讓人眉頭緊鎖。有網友吐槽，如此對話，不如直接去龍飛律師的直播間連麥，何苦在一個年邁的學者面前“丟臉”：

“選擇不婚是因為被男性傷害過嗎？還是因為原生家庭的影響？”

“是不是在女性主義內部，不結婚的女性主義者地位就更高一點？你們在觀察我們這樣結婚的人的時候，是不是總是覺得，我們在進行一種愚蠢的幸福？”

“學習了女性主義之後，是不是再也不會受到（來自男性的）傷害了？”

“上野老師也有戀愛腦的時候嗎？”

當然，這次對談本就是基於出版社和 B 站合作的推廣內容，上野千鶴子早就在《始於極限》這本書中為她們提出的類似問題一一作答，但這種顯得像是為了節目效果而做出的設問方式，讓很多網友感到不滿。

更讓他們憤怒的是，這些問題正是最廣大基本盤對女性主義的誤解、汙名和刻板印象。

如果是一個從未瞭解過女性主義、從未翻開过上野千鶴子著作、也從未系統學習過社會學基礎知識的人，冷不丁把東亞最著名的女性主義者請到 ta 面前，或許 ta 真的會有這樣的疑惑：女性主義者是不是都厭男？女性主義者婚育是不是就背叛了自己的學術信仰？

可北大三位女生不是普通群眾。

有人對比了和上野千鶴子對話的另一位女性鈴木涼美。同樣是提問者，《始於極限》中的鈴木涼美就深思熟慮得多。

關於女性主義者與男性、婚姻的關係，鈴木涼美在書信中是這樣聊起自己的困惑的：

“您也指出了男人是多麼無趣，被比作‘陰溝’也是活該，卻從未放棄與他們對話，這又是為什麼呢？”

“您沒有選擇姑且為了方便而結婚，以消除種種不便，再在婚後保持自由，而是堅持不走進婚姻制度，不知您是不是還有什麼其他的理由。”

上野千鶴子對鈴木涼美的答疑，其實早就回答了全嘻嘻今天的疑問：女性主義者也可以擁有親密關係，選擇不婚也並非是個人的情史所致。

不結婚，是出於對婚姻制度本身的一種懷疑。“我無法忍受將性和愛置於權利和義務的關係之下，與擁有和被擁有的關係掛鉤。”

男性並不是女性主義者的敵人。“我無意說‘反正男人已經無藥可救了’。因為說‘男人沒救了’或‘女人沒救了’和說‘人沒救了’一樣，都是一種褻瀆。人有可能是卑鄙狡猾的，但也可以是卓越崇高的。”

戀愛對女性主義者也是絕妙的身心體驗。“我至今相信，戀愛是談了比不談好。因為在戀愛的遊戲場上，人能夠深入學習自己和他人。戀愛會幫助我們瞭解自己的欲望、嫉妒、控制欲、利己心、寬容和超脫。戀愛是鬥爭的平臺，你要奪取對方的自我，並放棄自己的自我。”

進一步令人不適的，是在這場原本關乎于廣大女性的對話中，她們不談理論知識，不談女性困境，反而在一味地尋求認可。

三位北大女生作為在主流社會已經全面取得勝利的精英女性，卻反過來擔憂自己在女性主義的時髦潮流中因為“結婚”而墜入鄙視鏈底端。她們將自己稱為“有瑕

疵的女性主義者”，同時將終身不婚的上野千鶴子奉為“完美的女性主義者”，感慨自己當年選擇進入婚姻是多麼的“勇敢”。

於是，一場本該是對大眾宣講女性主義的課堂，變成了一幕表彰大會，她們對上野千鶴子訴說自己走進婚育的心路，希望得到讚揚與誇獎。這是一種典型的優等生症候。

就像小時候班裏總有幾個好學生，為了小紅花挺直腰板，把手舉得高高的，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只為獲得老師的點頭認可。然而她們幻想中的強弱倒置是荒謬的。

相比終身不婚的女性主義者，選擇婚育本身就是主流選擇；其次女性主義並沒有高貴與低賤、完美與瑕疵之分。自然也就不存在北大女生理解中的，只要我刷遍了女性主義理論的題庫，我就能血條拉滿，防禦來自男性的所有傷害。

“女性主義是一個自我申報的概念。自稱女性主義者的人就是女性主義者，女性主義不存在正確和錯誤之分……沒有異端審判，也沒有除名。女性主義也不是什麼智能的機器，只要把問題塞進去，它就會把答案吐出來。”

在社會中已經是碾壓型的強者，卻不小心在性別潮流中變成了弱者，於是向一個更強的權威尋求庇護。這是她們擰巴的根源，也是大眾憤怒的導火索。

## 2 菁英女性的暗面

分辨出精英女性“求認可”的心理動機，我們就看到了“恐弱”。

如果這次翻車有意義的話，那就是全嘻嘻作為一個女性主義的全新研究案例，在某種形式上獻祭了自己，讓大眾發現了一件事：一部分精英女性太怕輸了。

恐弱心理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童年。

一個湘西的小鎮女孩，從小媽媽就告訴她“這條街的所有人都比我們家有錢，我們家是最窮的，所以你一定要好好讀書”。中學的時候，媽媽帶著她坐了 24 小時的綠皮火車，住在廉價旅館裏，吃著米飯配老乾媽，只為了參觀一眼北京的好大學。這些體驗，恐怕對所有出身不夠好的女孩來說都不陌生。你必須在所有場合裏繃緊自己的精神，用競爭心態甩掉一個又一個操場的人。

全嘻嘻自己也在曾經的視頻中說過，這是一種“好像一不努力，我就會被淹死”的危機感。

如果你也來自相似的原生家庭，你一定能夠理解全嘻嘻的恐懼與不安。如果連父母的愛都是有條件的，那麼就意味著這個世界上的所有獎品，都必須用手指上的硬繭才能換來。

翻閱她的視頻，會被一股巨大的精英焦慮感籠罩，每一個標籤都貼得恰到好處，每一段金句都精雕細琢。一個從未被用出領獎臺的三好學生，身後總有一隻無形的黑狗在追著她跑，無止無休。

這也是為什麼她在對談中坦白，她無法接受自己三十歲回老家還要被人質疑“為什麼不結婚”。這句質疑的後半句或許是：“你都這麼優秀了，為什麼還是嫁不出去？”

於是結婚被納入了精英人生的績效考核系統之中。頂級學歷已經有了，那麼百分之百的婚姻也要有。婚姻是無數考核指標中的一項，絕對不能交白卷。所以不斷去相親，去篩選。

所以上野千鶴子溫柔地指出了她的癥結：“那時你其實喜歡的是婚姻，而不是男人吧。”

恐弱的具象表現，就是不喊疼。女性總是認定自己無權稱傷痛為傷痛，這種自虐也自尊正是女性的阿喀琉斯之踵。

哪怕在婚姻中感受到了結構性不公，也絕不會低頭承認，反而會自謙地稱其為“看上去有些愚蠢的幸福”。

弱者的苦難被輕易瓦解，強者總想竭力證明自己不會重複墜入同樣的窠臼。

就像全嘻嘻認為父母婚姻不幸，是因為他們自身的“不夠努力”導致的，而自己這麼努力，一定也可以在婚姻這場考試中拿到最高分。弱者的不幸要從自身找原因，強者絕對不會踩進前人的坑裏。

這倒不是什麼罕見的心態。總有精英女性秉持著高度實用主義的心態進行婚育抉擇：如果我們不能改變父權制的遊戲規則，那為什麼不能改變自己贏得比賽呢？

但在異性戀婚姻制度下，根本存在所謂的強者和贏家。大家都是結構性受害者，並不能靠個人努力改變大環境的險惡。

“不願被稱為受害者，無法忍受自己是弱者，這種心態叫‘恐弱’。這是精英女性經常陷入的一種心態。和恐同一樣，恐弱也是因為自己身上有軟弱的部分，所以才格外激烈地進行審查和排斥，對軟弱表現出強烈的厭惡。沒有什麼比‘自我決定’更能滿足精英女性的強烈自負，也沒有什麼比這四個字更能讓精英女性遠離女性主義。”

人們無法理解，為什麼已經是全中國學歷最高的女性，卻還是困在舊制度裏轉圈，在一間狹小的黑屋子裏焦慮地踱步。

這讓人想到亦舒的小說。喜寶第一次去勸聰慧家裏時，對方告訴她：女孩子最好的嫁妝是一張名校文憑，千萬別靠它吃飯，否則也還是苦死。帶著它嫁人，夫家不敢欺侮有學歷的媳婦。

時間流轉，有些規則似乎還是沒改變。總有人要把世俗意義的幸福全部拿到手，有了很多很多的錢之後，還要告訴全世界自己獲得了很多很多的愛。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中提及，學業分數、女性分數、被女人接受的分數，這三者的關係總是扭曲的。女人的世界被這數種尺度分離隔斷了。

錢可以量化，可以變成一紙工資條。愛和幸福這些飄渺的東西無法被量化，但總有人能想辦法量化它。

鈴木涼美在書信中吐槽過東亞女性的這種冥頑不化的信仰：很多女性想當社長，也想當社長夫人，在這兩種選擇中間躊躇猶豫。

“她們身披浪漫愛意識形態的餘香，帶著男權的傷痕，捧著老一輩交到她們手中的尊嚴，還有自己決定自身價值的自由，但她們一樣都不捨得拋棄，只得東奔西跑，手足無措。”

怕輸和恐弱，只是更宏大的女性議題的冰山一角。

### 3 捉迷藏的厭女症

揭開恐弱的下一環，就是不可避免的厭女症。

比起男性明晃晃的厭女症，女性的自我厭惡更隱蔽幽微，像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詛咒。

在上野千鶴子後續和戴錦華的對談中，兩位真正的女性主義學者都提及了這種隱藏的症候。

在傳統的父權制性別二元論中，男女兩性的位置是不對稱的：社會秩序的權力主體是男性。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需要通過男人的認同來“成為”自己的性別身份。

我們在這樣的厭女環境中長大，在無意識中無限認同父權。比如“一個女孩長得這麼醜，書再讀得不好，可怎麼辦呢？”

戴錦華就聽到過如此的聲音，以至於她一直和這種心理做對抗。“這種變形的恐弱使我自身的女性身體經驗和生命經驗被自我壓抑。在四五十歲以後我就不願意和大家坦白這件事，因為會被人說很造作，但其實我的成長經歷是一種巨大的自卑。一種極大的自我厭棄，自我否定的力量，但是同時這也是我去努力，去工作，去讀書的力量。”

而全嘻嘻在過往視頻中展示出來“我和普通女性不同”的狀態，實際上是在回避自己厭女症的隱藏面。普通底層女性遇到的普遍難題都被我輕鬆克服了，這就證明了我戰勝了所有人：生產後 5 天內就能回公司上班、卡上七位數的存款、不需要背負生育後的焦慮和勞務，等等。

正如年輕女性對“大女主敘事”的癡迷和崇拜，本質上就是在迷戀一種“成為男人”的人生路徑。甚至都不需要父權介入，女性群體內部就分化出來三六九等，最高級的是大女主，最低級的是婚驢。“對在經濟上獲得獨立、走向更高的社會階層的嚮往，是一條資本主義為男性設定的成功路徑。”

上野千鶴子在《厭女》中提及過這種案例，此類厭女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當作女性群體中的“例外”，將除自己以外的其他普通女性“他者化”，從而成功地把厭女症轉嫁出去。

其中一種策略，就是成為特權精英女人，被男人當作“名譽男人”來對待，即成為一個“女強人”。簡而言之，女性厭女的後續行為，就是渴望成為一個男性。我如此強大，以至於我可以體面地原諒丈夫試圖購買性服務，用契約購買婆婆照顧家庭的勞動力。

全嘻嘻之所以可以獲得家務勞動的豁免權，是將這份自由建立在對婆婆媽媽、以及更底層的女性的剝削之上。

這就不可避免地導向了階級問題。

上野千鶴子在和戴錦華的對談中提及：中國的城市女性可以雇傭農村女性來照顧家事，使精英女性實現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女性群體內部一直存在著剝削關係。

就像我們今天可以在互聯網自由地討論這場對話，已經建立在“我們是既得利益者”的基礎之上。

更多的“不在場的女性”，那些承擔外包家務服務的女性、生活在鄉村的女性、沒有婚育自由選擇權的女性、遭受家庭暴力卻無法逃脫的女性、被有形或無形的鏈子拴住的女性們。她們都沒有“向下的自由”，她們甚至不知道這場對話的發生與結束。她們的哭聲與痛苦，才是女性主義的天平應該傾斜的方向。

在漫天飛揚的指責聲中，大眾似乎不敢相信，北大畢業的高知對女性主義的認知如此淺薄。

但事實上，女性主義從來都不是靠書本和做題堆砌出來的學問，它是一種自由生發出來的感受：當你第一次感受到性別分配的不公，當你第一次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歧視感到不適時，你個人的女性主義就誕生了。

它是關中平原上的劉小樣在灶台邊的思考，初二輟學的她沒有讀過女性主義著作，但她卻比北大女生更懂得“我寧可痛苦，也不要麻木”。

## 4 理性的啟蒙

我們無法要求一個在這套系統中大獲全勝的人脫離這套系統去思考問題。

其實異性戀婚姻與女性主義之間的不自洽與不協調，是這次對談更值得被拿出來討論的現象。

簡而言之，我是一名女性主義者，如果我選擇走入婚育，最後會面臨怎樣的矛盾心理？

這樣的自省與反思，在去年那篇刷屏的文章《成為女性主義者，有什麼用？》中，學者劉亦瓦早已自我剖析過了。她們沉浸在女性理論的烏托邦之中，走出書房卻要一頭紮進廚房的柴米油鹽裏，巨大的荒謬感撕扯著這些學者們。

“這一切有時候會讓我產生一種荒謬感。學性別研究的女性在理論層面批判父權社會，但是在生活裏她們是什麼樣的呢？學過女性主義之後，女兒、妻子、母親這些身份會變得不一樣嗎？難道女性主義者就必須要拒絕這些身份嗎？”

已婚女性是父權制的幫兇嗎？已婚女性還有資格加入女性主義的討論嗎？

“直到孩子兩歲，我都一直隱婚隱育。我似乎對於自己結婚生子感到羞恥，覺得自己違背了女性主義理想。懷孕那段時間，我挺著孕肚去聽過一次講座。進場時有些聽眾盯著我看，更確切地說是盯著我的肚子看。”

“我選擇了和最受鄙視的直男結婚生子，這在鄙視鏈頂端的人眼裏，大概算是自甘墮落外加自找苦吃。”

在劉亦瓦的文章刷屏之後，一大批和她感同身受的女性站出來。不管是學者還是普通人。為什麼我們學習了各種女性理論，反復熟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明知婚姻是一場對女性的剝削，卻還是義無反顧地走向火坑？

這種困惑瀰漫在年輕女性的腦海裏，沒有人站出來解答。

用一句網絡很流行的俗語形容，就是“真正的英雄主義，是看透了男性的本質，卻仍然選擇愛上男性”。曾經有不少年輕女孩向我大吐苦水：如果我的性取向是女生就好了，可我的生理卻還是不由自主地喜歡男性。在不遠處等待著的異性戀婚姻，似乎變成了一種命中註定的苦難，既恐懼又忍不住靠近。

其實上野千鶴子在書中的話，可以撫慰許多猶豫彷徨的年輕女性，以及許多選擇了婚育的女性主義者。包括全嘻嘻關於“有瑕疵的女性主義者”的怯懦與不自信：

“置身於這種結構，女性當然會最大限度利用手頭的資源維持生存，豈能責怪。我甚至覺得，那些嚷嚷著‘想當家庭主婦’的姑娘也不是在開倒車，而是出於自身利益做出了選擇。把這個選擇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她們一點都不想要全心全意相夫教子的人生，只不過是在利用社會性別術語粉飾‘我想要遠離競爭社會。過上舒適生活’這個（男人無法選擇）的選項罷了。”

所以，我們全盤否定這期視頻，對全嘻嘻猛火開炮，就佔據了討論的制高點了嗎？

其實這場對話本應有更大的價值。

那些看上去“不高明的”“愚蠢幼稚的”提問，後續掀起的關於女性主義的浪花，是比這次商業合作有意義得多的東西。

如果你把視頻進度條拉到最後，你會被上野千鶴子的溫柔力量震撼。從個人的角度看，她作為一名 75 歲的學者，並沒有對三位北大女生的提問感到不滿或不悅，她用最大的共情與同理心，和這三位女生進行著平等的對話。她真誠地希望這三位女性獲得自治的力量，走出自說自話的困境。

她如水一般平靜卻強有力的敘述，讓人的眼淚瞬間瓦解。尤其是那段關於“母女關係”的話，讓人無法抑制內心的洶湧。這恐怕是所有女性一生中要面臨的最激烈的內心戰爭，女兒作為母親最激烈的批判者，我們一生厭惡成為母親，卻也無限同情母親的苦難，憤怒著發生在母親身上的不公。

“母親會一點點變成弱者，從強者慢慢變成弱者的過程中，母女關係也會發生變化。我還是由衷希望，父母能長壽一點。只要長壽，雙方就一定有機會重新邂逅。放下‘母親’身段的一個女人，和不再是‘女兒’的另一個成熟女人，也許可以重新連接，認識到雙方的差異，互相認可，要是迎來這樣的時刻就好了。”

只有女性和女性的對話，才能產生這樣動人的時刻。只有她們明白其中的憤怒、眼淚和痛苦。

大眾猛烈批判三位北大女生，急不可耐給她們扣上“婚驢”的帽子，卻忽視了她們的癥結與困境，忘記了我們都處於同一個父權制度結構之中。

在這套系統之下，人人都在無形之中成為了厭女文化的推手。只關心如何定義她們，卻不關心她們為何成為這樣，又是什麼樣的體制與環境卡住了她們的喉嚨。

在理性的聲音越來越匱乏的時候，標籤化一個客體，是最不需要經過思考的選擇。

審查、批判、定罪——我們無意於無限次重複這樣乏味的循環。

所謂的翻車，從更寬廣的角度觀察，或許是啟蒙新一輪女性思潮的火苗：

它促使我們思考，中國女性究竟需要怎樣的女性主義。我們在向前摸索的路上，是否忘記了最該討論的問題，急於在內部分化出新的等級制度，卻忽視了千百年來束縛女性的那條隱形的繩索。